

军民湖畔微度假

陈金裕 文 摄



军民湖

周六，一张地铁票，直达微度假目的地：大徐。这里正举行流霞LIFE嘉年华。落日、湖风、音乐、烟火，一次收齐。

地铁从城里钻出来，天还亮着。12号线从象山跨海而行，大徐站下车，走不多远，军民湖到了。风里有咸味，也有草木青涩的气息，说不清是海还是湖，大约都有。

2700亩湖面铺在天光下，安静得像一面旧铜镜。湖岸缓缓，草地漫开，5公里多长的步道沿湖绕行。不催人，不赶人，走到哪儿算哪儿。9月的风从湖面吹来，温吞吞，不冷不热，带着水汽润过的凉。桨板从湖心划过，人不划，任它漂，影子在水里一晃一晃。水鸟从芦苇丛惊起，掠过水面，翅尖沾一下水，又弹开，留下圈圈涟漪，慢慢荡到岸边，碰石碎了。

下午3点多，落日市集开了。摊子一溜排开，干干净净，东西是真的。杨梅酒装在玻璃罐里，深琥珀红，小盏一晃，挂杯，闻着有果甜酸混酒曲醇香。抿一口，甜里带微涩，那涩不讨厌，像日子本身。手工布艺摊上，蓝印花布香囊方方正正，针脚不齐整，却有笨笨的耐心。摸上去沙沙的，像摸着旧年月的边角一样。

天暗下来。西边云先变白，从白到浅金，再到橘红，一层层展开。湖面把霞光一寸寸拢进水里，水中的天比头上的天还深。一道塘堤分开湖与西沪港的海，可黄昏一到，湖面倒映的晚霞接上海平线，分不清哪里是湖，哪里是海。

湖海不分，水天一色。别处看湖是湖，看海是海，这里湖与海在天际线上悄悄握手。李商隐写“寻芳不觉醉流霞”，醉的是仙酒“流霞”。眼前这湖上流霞，不必饮，看着便醉，比仙酒还公道。

霞光变了又变：橘红、绛紫、金黄，金里透玫瑰色，层层堆在天

边。湖面接住又揉碎，碎成千万片金鳞，风里细细地跳。芦苇穗被照透，毛茸茸银亮亮，摇得人心软。白鹭飞来，翅膀镀金边，悠悠划过流霞，慢得不像话。

然后，音乐响了。低沉鼓点贴着水面传来，闷闷的，像心跳。合成器音色一圈圈散开，从湖心荡来，碰岸边的山，又折回去。电音在湖边、星空下响起，不像城市里墙与墙之间撞来撞去。低音沉下时，草地微颤，像湖在呼吸；高音飘起时，穿过芦苇和夜风，送到对岸山脚，拖出一道长长回声。岸上人三三两两坐下，情侣靠肩，不说话，只靠着。没人催你做什么，也没人说你该走了。

“流霞”原是酒的意思。从《论衡》里仙人饮物，到唐人诗里反复吟咏，它一直在人间够不着。如今落进大徐这片湖水，变成一道实实在在的光，一片可坐下看、伸手够的景。旧时神仙杯里的东西，泄进寻常日子的黄昏里。

象山自古靠海吃海，男人出海，女人守家。日子粗粝，人粗糙，可从粗糙里长出一种细：杨梅一颗颗摘，蓝莓一粒粒选，香囊一针针缝。好的友情像湖边风，来了就来了，走了就走了，不刻意，不勉强，可你知道它还会来。爱情像湖与海，表面一道塘堤各是各水，地底通着，潮涨潮落时时感应。生命像落日市集：有酒醇、香囊拙、果子酸、霞光甜，缺一样都不对味。

音乐渐缓，像潮水退了。岸边人没急着走，等最后一个音沉到湖底，才慢慢起身，拍拍草屑，三三两两散了。在这样的湖边走过，回去后梦也会走得慢些。

回地铁站，月亮已高。月光洒湖面，细碎如银。回头，军民湖在夜色里沉静像一滴墨。

下一站，大徐。地铁报站响起时，我知道自己还会来。



大徐流霞LIFE嘉年华

坐12号线去看海

卢岳云 文/摄



车窗外海景

9月中旬，天高云淡。宁波地铁12号线开启试乘的消息传开后，我也跟着凑了个热闹。车站里人头攒动，男女老少脸上都带着期待，都想抢先体验这条跨海的市域轨道交通。从前总以为，看海要长途驱车，耗费一整天，没想到如今搭乘地铁，就能跨过大桥，直面东海。

列车驶离鄞州咸祥站，行至象山港跨海大桥，视野一下子变得开阔。轨道桥与公路桥并肩横卧海湾，长长的桥身凌空架在青黄相间的象山港水面之上。透过车窗往外望，水面铺展到天际，阳光洒在宽阔的海面上，泛着细碎亮光。一车乘客满怀雀跃望向窗外，不时传来手机拍照的轻响。玻璃隔绝了海风，却能想象外面咸润的海味；从前辗转许久的路程，如今十余分钟便能跨海。

大目湾是12号线的终点站。还记得几年前，几位同事结伴过来看房，回来跟我们说，那时的大目湾偏远冷清，交通闭塞，往返格外周折，一行人看完纷纷摇头，在场没人动过买房的念头。今日亲自踏访，爱人一路半开玩笑地打趣我，笑我当年错失置业机会，白白错失“几个亿”的发财机会。谁也不曾料到，短短数年，山海变通途，地铁跨海而来。昔日少人问津的远岸之地，如今已成近海宜居的热门去处。时代的改变，往往在日复一日的积淀里，待到回望，早已换了模样。

抵达终点站下车，我们打开导航，寻找预想中的大目湾滨海岸线。路上经过一座桥，看见桥上有人临水垂钓。上前一问，钓友笑着说，眼前这片水域便是大目湾。我问，这湾里是海水还是河水？对方答道，海水与河水在此交汇。我又打听看海的去处，他抬手指向不远处的小山，说山

脚下就能望见大海。我们便朝着那座山走去，后来才知道，这座山叫鹤鹑山。秋日的海湾褪去盛夏的喧嚣，海岸线静静向远方延伸。

眼前是大片灰褐色礁石，高低错落，表面粗糙。我穿一件透气的蓝牛仔衬衫，戴着鸭舌帽，深一脚浅一脚爬上高处的岩块。寻一块平整的岩石坐下，手机握在手里，不急按下快门，只对着这片开阔海面静静发一会儿呆。恍惚间，仿佛听见山脚传来几声鹤鹑（斑鸠）低沉的咕咕声。想来古人常写鹤鹑栖于山野，这座小山的名字，或许便源于此。

远处山影连绵，浪涛一遍遍撞向岩缝，闷沉沉的，一声接着一声。坐在高处吹着海风，看云在天上慢悠悠游走，心头积攒的烦闷，仿佛随阵阵浪涛慢慢消散。

看够了海，动身返程时，我们特地在丹城站下车，打算去丹城菜市场买象山米馒头。抵达菜场已是傍晚六点多，多数摊位忙着收摊，市面渐渐安静。我们一心寻觅的象山煎米馒头早已售罄，几番找寻，最后买下两块水塔糕，还有一盒汤果。刚拿到手的水塔糕带着凉意，白白软软，满是大米发酵的清甜，咬一口，淡淡的酒酿米香在口中散开，清爽适口，这是象山独有的风味。捧着糕点边走边尝，人间烟火，触手可及。

坐跨海地铁观海景，漫步大目湾礁石海岸，逛老城菜场，尝水塔糕与汤果。半天行程，不算轰轰烈烈，只是随心漫步。

从前想看海总要长途奔波，如今一条地铁，便把大海带到眼前。半日闲暇，既能赏山海风光，也能寻访市井烟火。

海风的气息，仿佛还留在衣袖之间。这样一场简单的半日游，足够让人久久回味。